

HONGTUDI · RETUDI HONGTUDI · RETUDI

红土地 热土地

姚元和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告诉我，在大河口电
见过汽车和电灯。

长篇纪实文学

红土地 热土地

姚元和 著

《描绘汽车的》

脚
也
那
个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土地热土地/姚元和著.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0.11

ISBN 7-5409-2398-9

I. 红... II. 姚...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631 号

责任编辑: 彭泽学

封面设计: 陆 馗

技术设计: 唐学兵

红土地热土地

姚元和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3号)

四川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00千

2000年11月第一版 200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7-5409-2398-9/I·391 定价: 30.00元

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邓小平

贫困地区要改变面貌，需要国家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但从根本上说，还要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坚持不懈地苦干实干，自强不息，艰苦创业。

——江泽民

继续发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振兴黔江经济。

——李 鹏

黔江之所以能在困难中崛起，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黔江精神”。“黔江精神”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苦干”。

——陈俊生

目 录

第一章 哦，毕兹卡.....	(1)
“我是土家族！”	(3)
“独腿教授”	(17)
“你想当土司王么？”	(29)
第二章 红土地在流泪.....	(42)
电视内参片·王震老将军	(43)
草鞋书记·扶贫特区	(58)
第三章 大路歌.....	(77)
回眸“319”	(78)
“张大人”	(85)
乌江之恋.....	(96)
“路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08)
第四章 阿蓬江不会忘记.....	(118)
走近大河口.....	(119)
三个老水电.....	(127)
采访日记：《工地见闻录》	(135)
寻找蔚蓝的大海.....	(142)
第五章 “生命线”	(153)
“生命线”在颤栗	(154)

目 录

“淡巴菘”的诱惑	(163)
道岔上的阵痛	(179)
第六章 走进“长毛兔王国”	(193)
“兔书记”	(194)
“倒不了”	(210)
“市场课”	(220)
“市场型农民”	(227)
第七章 扶贫蓝皮书	(239)
世纪之交的沉重话题	(240)
陈俊生黔江考察记	(251)
黔江冲击波	(269)
第八章 群星璀璨	(281)
土家雄鹰	(283)
苗山师碑	(295)
绿色豪情	(312)
尾 声 奔向新世纪	(327)
重组与嬗变	(328)
跨越与落差	(331)
思路与出路	(336)
后 记	(344)

第一章 哦，毕兹卡

当一个民族被历史尘封而即将湮灭的时候，一批有识之士，以巨大的探索勇气和求实的科学精神，义无反顾，为这个民族奔走呼吁，终于揭开了尘封的石板，使她自立于中华民族大家庭。

这个民族就是土家族。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或称“比基卡”、“贝锦卡”等），有语言而无文字。

翻开中国政区图，在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耦合地带的崇山峻岭之间，平畴浅丘之上，大河小溪之滨，集中繁衍生息着土家族这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吮着武陵山、大娄山、七曜山等座座大山的氤氲，筚路蓝缕，枕着酉水河、清江、乌江、阿蓬江等条条江河之波涛，蝶化庄生，踩着舍巴日的鼓点，用两片木叶衔出清丽的情歌，流觞高会，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长期不被外人相知，而以“蛮”相称。

这就是土家族。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共有5704223人，主要居住在湘鄂渝黔四省市34个县市区。具体分布如下——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县、龙山县、保靖县、古丈县、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共754622人；张家界市桑植县、永定区、慈利县、武陵源区共573641人；常德市石门县344622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咸丰县、鹤峰县、宣恩县、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共 1372672 人；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共 342642 人。

重庆市黔江地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共 1040000 人。

贵州省铜仁地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德江县、思南县、铜仁市共 918819 人。

在邻近地区和全国大城市还有 357205 人。

民族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实施大汉族统治的国度来说，随着中原文化势力中心的形成和扩张，一些民族逐渐被融合，或被排挤出来，挤压到中心势力区域的边缘。他们的民族文化逐渐丧失，时刻处于被湮灭的危险之中。

这就是土家族。在她的历史中，有两个现象常常被人忽视，一是她被官方确认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二是她的总人口排列在全国少数民族中高居第七位（以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却又是一个不靠边境生存的民族，而聚居于中国中西部的耦合地带，十分艰难地生存和生活着，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

以田心桃为代表的土家人，他们不甘心自己的民族被湮灭，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和民族研究专家、学者一起，正本清源，吹云拨雾，使毕兹卡这一古老民族苏醒，闪亮登场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受到特殊的关爱、呵护，被认定后短短 40 余年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中的 40 年！

武陵山愿为这一切变迁作证。

“我是土家族！”

1

1949年10月19日清晨。湘西古城永顺。

黑亮的石板街上，游荡着一层薄薄的水气。鳞次栉比的店铺，紧闭着门扉，被古铜色的门环轻轻敲打着。以往早起的叫卖声听不见了，连一条狗都看不到。空气似乎已经凝固，连那城门外桂子的余香也暗送不过来。

全城笼罩在一种山雨欲来，刀光剑影的紧张气氛里。

在县联立中学却是另一番迥乎不同的景象。田心桃等几位进步青年教师，天不亮就起床，连脸都没搓一把，就带领学生忙碌开了。教室里点起了一盏高脚桐油灯，洁白如米粉的灯草在油盘里一滚，立刻窜出红黄的光来，不久又开出了两朵喜庆吉祥的灯花。田心桃像一只快乐的小鹿，在教室里蹦来蹦去，指导学生写标语，制红旗，烧茶水。大家的脸因激动而变得特别的红润。

天大亮了。街上不知是哪家的雄鸡扯起嗓子又长又粗地啼了一声，显得很压抑和委屈，像是在哭。花格子窗外突然起了一阵风，猛地吹向高脚桐油灯，光焰弯了下去，像要折断似的。田心桃立即用身子挡住风，桐油灯又开始明亮起来。她突然发现黑板上方还挂着蒋介石的画像，立即走过去，用竹竿把画像捅了下来，丢进正在烧茶的干炭火盆里。熊熊的火光激起师生们一阵喝彩：

“田老师，烧得好！”

一切准备就绪，田心桃和同事们带着班上的同学，到街上去张贴标语，组织群众迎接解放。他们刚好在城隍庙门口站成两排，一阵枪声打破了古城的寂静，街上慌乱起来，店铺刚裂开的门立即又嘎地一声关上了。不久，田心桃看到七八个手持冲锋枪、下身湿透的军人从东门冲进城来，高喊：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家不要害怕！”

田心桃听到喊声，立即摇着红旗，带头呼起了“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的口号。一位解放军战士跑到田心桃面前，喘着粗气问电讯局和粮仓在哪里，田心桃简单地作了说明后，忙叫几个学生去带路。

下午，田心桃回到学校，组织学生继续上课。一位解放军吩咐她，要把学生组织好，明天部队派人来给同学们教歌。说完，连茶水都没喝一口，就告辞了。

晚饭后，田心桃带着学生再次到街上去迎接解放军。只见大批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东门，络绎不绝地进了城。随后，他们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坐着，轻轻地说笑着，有的干脆倒在地上呼呼地打起鼻鼾。田心桃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人走进店铺和旅馆找水喝、要饭吃。

“都说解放军是正义之师，秋毫无犯，同学们，我们今天算是亲眼看到了！”田心桃说，从心里油然而起一种敬意。她带着同学们，立即把茶水送到解放军战士手里。从这一天起，她认定：跟共产党走，没错！

进入县城的是配属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的四野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的先头部队。

第二天，永顺县联立中学校园内，响起了一首师生们从未唱过的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正是这首歌，宣告了永顺县解放，也使一个即将湮灭的民族有了新生的契机。

是年，田心桃21岁，她大学肄业后，在永顺县联立中学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

里村款款流过。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淌着哀怨动人的歌，注入酉水奔向洞庭。

这是一个典型的湘西土家族小村寨。寨子四面环山，水碧峰清，飞舟流霞。小河两岸，石桥相连，结户而居的全是毕兹卡，他们用外界听不懂的毕兹卡语交谈，世代躬耕，辅以猎狩，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那时，田心桃祖父一辈人还不通汉语，毕兹卡人的风俗习惯，也还保存得很完整。

幼时的田心桃，一张银盘似的圆脸，一对秋水般的明眸，一副银铃般的嗓子，一说一笑，举手投足，都有一股灵气，十分逗人喜爱。她和姐妹们上山扯野葱，背干柴，吆牛割草，在溪沟边学吹咚咚喏，对唱山歌，样样都很投入。正是这种天性中的活泼好动，使她总能在乡村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寻觅出无穷的乐趣来。

田心桃渐渐长大了，开始参与女孩子们的活动来。农闲之时，她就和姐妹们在吊脚楼的花窗绣房里学挑花，编织西兰卡普。村里有谁家的女儿要打发，她又和同伴们一起去陪新姑娘哭嫁。她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她的性格中还有男孩子般争强好胜的一面。村里的男人们在秋冬农闲时节，组织的最惊心动魄的活动当然数撵仗了。一群撵仗狗汪汪汪地在林子草丛里搜寻着。山坳上，一支支黑亮粗细如棒棒烟杆的火铳正对着哗哗而来的野物。牛角号呜呜鸣鸣地如山间野谷回荡，随后是轰轰几声巨响……田心桃也争着去参加，学会了打野猪，赶麂子，薰獾狗。

每年正月的舍巴日，是田心桃最快乐的日子。一家人吃了年夜饭，过了赶年之后的第四天，她就随父兄赶到摆手堂去，和全寨人聚会。大家敬土王爷，跳摆手舞，唱摆手歌，从正月初三一直闹到正月十五。

田心桃的父亲懂汉文，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舞文弄墨的“秀才”。他见自己的女儿聪明伶俐，活泼好动，打心眼里高兴，就教她学汉文。正是这一点，使田心桃日后能冲出土家山寨封闭落

后的狭小圈子，在毕兹卡的史册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渐渐地，田心桃长大了，迎来了她人生中的豆蔻年华。她去了一趟县城，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土家山寨那种田园牧歌般的日子便离她而去了。

溶里村离县城只有十多华里山路。抗战爆发后，永顺相当封闭和相对平静的状态被打破了。沦陷区和抗战前线的大批党政、军机关和工商、文教单位陆续迁入这里，带来了一股强劲清新的现代文明之风和开放之气。田心桃内心不禁怦然心动。狭小的山寨已不能满足她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了。当同她一般大小的姑娘们正在为出嫁缝鞋子、织被面忙得不可开交之时，她对父亲说：

“伯伯，我要去县城读书！”

“读书要考试呢，你考得起吗？”父亲早有此意，仍要稳稳她。

哥哥也很喜爱这个小妹，希望她去闯一闯，只是怕她考不起，要激将她一番，就说：“你都考得起呀，除非骡子长角，岩头开花呢！”

“伯伯，大大，你们莫操心，我保证得行嘛！”田心桃咬着长辫子说。

父兄交换了一下眼神，点头应允。

她毫不费力地考进了县联立中学。

3

永顺是国民党湖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所在地，是周边几县的政治中心。由于远处边徼，生活显得单调。从江浙一带避难而来的教师、学生，一到节假日，就组织起娱乐会，以驱赶孤寂和乡愁。

这天，娱乐会由联立中学坐庄承办，组织者给田心桃和另一

名土家族女生彭祖珍出了一个节目：表演山歌对唱。

田心桃依然是一副土家山寨姑娘的打扮：扎着乌黑发亮的长辫子，穿着宽衣大袖的土家传统服装，两耳摇晃着银耳环，两手滚动着银手镯。因学习时间紧，那根长长的头帕，常常压在木箱里。这样，田心桃就显得更加活泼大方，楚楚动人。

轮到田心桃和彭祖珍表演节目。只听田心桃朗声唱道：

大河水多鱼儿多，
对对鱼儿钻菱角。
谁叫你生得菱角样，
撑得我眼皮不能合。

彭祖珍不假思索，随口唱道：

阿哥人小怪话多，
哪有鱼儿钻菱角？
鱼儿有心菱角重，
眼皮上面吊秤砣。

二人对唱到这里，立即有人喝彩：“唱得好听，再来一首！”二人得到表扬，激动得面红耳热。她们开始用土家语唱起来。那声音，如出谷新莺，如归巢乳燕，令满座为之倾倒，“好好！”地吼个不停。

座中或曰：“这山歌儿硬是对唱得好！哎，只可惜是苗子唱的，听不懂。”

将要坐下的田心桃听了，很是委屈。这句话像铁锤一样打在她的心上，使她自尊心受到了挫伤。她再也没心思看别人的演出了。一位叫彭勃的男同学也是毕兹人，气不过，就站起来与这人

争辩。但人家根本不相信中国有一个叫毕兹卡的民族：

“你们是自己编出来的吧？什么‘土家’、‘洋家’哟，天方夜谭，没听说过……”

这一顿奚落，气得田心桃把大辫子一甩，猛地从板凳上撑起来，喊道：

“山再高，挡不住太阳！牛再大，压不死虱子！我们毕兹人最讲心直口爽不说假。我们就是毕兹卡！”

娱乐会因这一小插曲变成了辩论会，闹得不欢而散。

4

“心桃，又有好久没看见你了。你现在还在教书吗？你不是苗族呀？”李侃递给田心桃一杯茶水，关切地问。

“我现在还在教书，”田心桃接过老首长递来的茶，笑着说，“我不是苗族，更不是汉族，我是土家族呀！”

“土家是什么民族呢？”李侃第一次听说，感到很新鲜，很重要，忙叫田心桃讲一讲这个民族的特点。

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把田心桃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迎接解放，建立新政权的宣传活动中。她热情奔放，能歌善舞，很快引起四十七军一四一师政治部主任李侃的注意。李侃多次找她谈话，了解她的家庭、学习、志向等，给她介绍革命形势，讲解革命道理，赠送《社会发展史》等书籍，鼓励她好好学习、工作、不断进步，在革命的洪炉里锤炼成长。

1950年8月，田心桃参加湘西行署在沅陵举办的中学教师讲习班学习。此时，李侃也已到行署供职。一次，在沅陵大街上举办的藏胞舞化装表演会上，李侃巧遇田心桃，便邀她去家里玩。正好这天是周末，田心桃在下午就去拜访他，受到了李侃夫妇的热情款待。

田心桃喝了几口水，立即以溶里村为例，给老首长介绍起土

家族的主要风俗和节日来。

“我们土家族有自己的风俗，最独特的是哭嫁。土家姑娘在出嫁前，要哭上十天半月，多者哭一月，无一能例外。寨子里其他姑娘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去陪哭。在闺房里，新姑娘坐在床上，大家围在她旁边，一个一个轮流陪她哭。土家姑娘除了要会针线活儿，还要会哭。因为不会哭，同样要遭本族父老的指责和外姓人的讥笑。哭有专门的歌本。平时姑娘们在劳作的空隙，就练习哭嫁。经世代相传，哭嫁已形成固定的模式，一种特有的民俗。哭嫁的高潮在新姑娘离家前的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早晨，要连续哭十几个小时，依次哭（骂）媒人、哭父母、哭嬢嬢、哭哥嫂、哭姐妹、哭梳头、哭戴花、哭上轿……”

“结婚本来是红事，怎么能哭呢？”李侃不解地问。

“这个我也不太懂，”田心桃快乐的眸子里飞来一丝忧郁，说：“我想，土家姑娘善良勤劳，但一年四季当牛做马忙到头，却是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像我们村里的姐妹们，她们除了劳动，没有资格学文化，十五六岁就出嫁了。她们过的日子苦呀！一旦出嫁，离愁别绪引发一肚子的委屈，大哭几场，心里好受些。”

老首长点点头。沉吟片刻，接着又问：

“那土家族的节日呢？”

这一问，使田心桃再次变得快活起来。她娓娓说道：

“土家族独特的民族节日有两个：过赶年和舍巴日。土家族比汉族提前一天过年，月大是腊月二十九，月小是腊月二十八，这就叫过赶年。为什么要提前一天过呢？我伯伯告诉我：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正值年关，朝廷下令调土家兵赴苏松协剿倭寇。按路程算时间，等不到过年就得出发，否则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为了使出征官兵能吃顿团年饭再走，头人决定已集中的官兵提前一天过年。土家兵出征后，在首领彭翼南的率领下，大败倭

寇，立了大功。后人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就习惯提前一天过年了。

“舍巴日是土家族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每逢农历正月初三到十五这段时间，全寨的人聚在一起举办摆手舞会，土家语就叫舍巴日。跳摆手舞有专门的廊场，叫摆手堂。活动开始前搭三个帐篷，篷上挂三顶蚊帐，成品字形，帐门朝中间开着，内摆桌子，供上猪头、刀头、鱼、饭菜、香纸等物，以此敬祖宗。离三顶蚊帐前约三丈远，置一大鼓，挂一大锣，点一直径约两尺大的竹制火炬，由土司或有丰富经验的首领带着，围着火炬转圈圈，一边嗨也嗨、嗨也嗨地唱，一边不停地甩同边手，以此欢庆节日，祈求一年丰收……”

田心桃说到这，李侃打断了她的话：

“心桃，这摆手舞我还有点印象。清光绪年间，川湘边有个叫彭施铎的贡生，看了摆手舞，即兴写了两句诗，说摆手舞的热闹。这两句诗是——”

“‘红灯万盏千人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田心桃随口接道。

“对，对，就是这两句！”李侃摸了摸自己的头说。

田心桃今天遇到李侃这位知音，感到很款洽，谈兴更浓：

“我们溶里村跳摆手舞，可以从天黑一直跳到天亮。动作有表演土家渔猎生活的，如埃笔姐（赶猴子）、拢古补六（摸团鱼）、立恶（围老虎）等；有表演农事活动的，如阿巴坳（撬岩头）、卡也（拖木料）、里嘎（挖土）、里佩（除草）、西兰他（织土花被面）等；有表演日常生活的，如牢尺档（用手遮太阳）、撇嘎哈（打蚊子）、里里客时（抖跳蚤）等。我估了一下，拢共（总共）有一百二十几个动作。”

田心桃说到这，喝了一口茶水。

“真所谓：摆手堂里，土家齐聚，鸣锣击鼓，跳舞长歌，蹁跹进退，往往通宵达旦，不知疲也。”李侃像一位教古诗文的老

先生，摇头晃脑赞叹道。

田心桃被老首长的样子逗笑了。心想，既然今天老首长高兴，就一同给他讲讲土家族的信仰和工艺吧。正在这时，厨房里传来李侃夫人的声音：

“你们老少今天打了一半天嘴巴子仗，该挂免战牌吃饭喽！心桃呀，快来帮我端菜。为了慰劳你们二位战士，今天我特地做了一钵豆腐鱼。”

田心桃抬头一看，不知何时，房里已点起了油灯。李侃摇摇头，苦笑起来，说：

“是呀，该休战了，该吃饭喽！”

5

1950年9月15日，湘西姑娘田心桃从沅陵坐汽车到长沙，经一路辗转后，来到了江汉平原上的中心城市武汉。

这里是中南军政委员会驻地。长江滚滚东去，三镇雄峙繁华。田心桃站在黄鹤楼头，举目远眺，天野茫茫，近看两岸，铁路贯穿。在蒙蒙烟雨中，龟、蛇两山如铁锁扣住大江。她第一次看到长江，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城市，眼界为之开阔，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意。

她是作为湘西行署推荐的少数民族代表，来这里参加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

结束在讲习班的学习后，田心桃没有回到永顺，而是被李侃直接推荐给了湘西行署主任王含馥，王含馥让她留在行署工作。趁这种机会，田心桃向王含馥介绍了土家聚居情况和风俗习惯，并用土家语把他房间的陈设翻译了一遍。这些给王含馥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对她进行重点培养和教育。

不久，中南局来了通知，要湘西行署物色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去武汉参加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王含馥想起了田心桃，